

稻草里的年味记忆

□胡启涌

凌夹雪，半个月。雪夹凌，梆梆硬。我的记忆里，小时候的冬天冷得出奇，几乎不敢出门，只好待在屋子里蹲火塘。冬天里的父亲却闲得似神仙，整天守着火塘，烟头烧得发烫，春耕时抢栽抢种的性子在烟雾中没了影子。

快过年了，父亲才大梦初醒地抬起眼皮子，翻看缺了封面的万年历。历书上说过了年就是春天，万物会在一夜间苏醒，就连冻得一动不动的小河也会欢腾起来。父亲坐不住了，抱来一捆稻草用手剥去稻叶子，留下一根根黄得精神的茎秆，然后坐在一架木马桩上，开始打制草鞋。半天的工夫鞋底、鞋套、鞋帮先后做成，父亲熟练地用布带子串起拴牢，一双草鞋就这样完成。父亲每年要在年前打制十双草鞋，才够他春上干活消磨，这活要忙上好几天，直到老茧磨成血泡后才能全部打制好。天气太冷了，父亲担心草鞋受潮后不耐穿，又一双挨一双地摆放在火坑上，让母亲操持的烟火使草鞋时时保持干燥。在父亲的关心下，每一双草鞋随时等待父亲的召唤，与他一起走向田野，去趟过春天的河流，去流连河岸边的一片春光。

父亲明白草鞋的心事，用目光安慰一下草鞋后，又回到火塘边坐下，顺手拎起冒着热气的茶罐，满上一碗熬得发黑的酃茶一咕噜喝下。接着点上一袋烟，在吞云吐雾中计划着开春后的事：坳口上那块呈缓坡的土，十分沥水适合栽洋芋；湾坳那块土平整留来种包谷，边上套种些南瓜；挨河那块土大些，用来种辣椒卖增加些经济收入。母亲忙着锅里，酸辣炒腊肉的味道包裹了整个屋子，惹得母亲边挥着锅铲边呛咳不止。香味散去后，母亲叨念起来：“老胡，歇阵子后还要搓几根猪儿绳子，翻过年来去猪儿就满月了，到时候套到集上去卖，备好开春后的种子钱和娃儿些的学费。”这是开春后的两件大事，父亲虽然没吭声，却一字不漏地把母亲的话听到心里。抽完一袋烟后站起身来，

拍了拍一身白花花的柴灰，喊上我直往草垛走去。腊月的风硬得割脸，一直在“呼呼呼”地叫嚣着，把竹子、树枝欺凌得东倒西歪。父子俩只好有趣地躲在草垛的背风面。我爬上草垛解下几个草把子扔给父亲，父亲盘坐在草垛下，用三绺稻草交错编织，没几下一根近似发辫的草绳编成了。绳子的一端留有一个锁孔，到时往猪儿头上一套，锁孔一紧，我们的学费和开春的种子就有着落了。父子俩拿着几根草绳子回到屋里，母亲的饭还没做好，父亲直嚷饿了。母亲听后放下手头的活，舀来一嗨碗米酒，米酒是母亲亲手酿的，刚泛上红醪正在劲上。父亲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，母亲忙着叮嘱：“少吃点，吃多了又发酒疯嘛。”母亲刚把话说完，一碗米酒已被父亲收拾得见底。父亲用宽大的衣袖抹了抹嘴，意犹未尽地冲着母亲笑了笑说：“这酒狠，劲头大。”父亲与酒，母亲与唠叨，都在冬日的时光中温暖着这间小屋。

年关已近，稻草在父母手上流淌出别样的年味。父亲砍来几根竹子削成根根竹签，这是用来做蜡烛的。母亲则捡些稻草来，双手麻利地缠在竹签上面做烛芯。一切就绪后，母亲把蜡块用高温热化后，再将红色的颜料投入锅中，搅匀后用铜瓢舀上沸腾的“红汤”往竹签上淋去，反复浇淋下，一支支红得发亮的蜡烛便成型了。父亲接过冒着热气的红蜡烛，分别插在一个个用稻草绑成的草把子上，红红的一屋子喜庆。母亲还有许多事要做，瘦小的身子在屋里转个不停。做臭豆腐时，细心地将豆腐片子均匀地摆放在稻草茎秆上，然后放在地窖里，当豆腐长出白色的霉毛时，一股香气就会袅袅飘

出。做豆豉时，母亲用稻草盖上保温，这样做出的豆豉才又香又脆。腌制酸鱼时，母亲用洗净的稻草封住坛口，才不会让酸鱼跑气变味。母亲在大年前夜，还要将每一张床上的铺草全部取掉，换上新的稻草，用一张竹席压平后再铺上床单，睡在上面十分舒适安逸，每晚的梦都沁着稻香。铺草换一次管一年，是年前必须完成的一桩事，床上的草铺得越厚越好。乡里的人都知道：换草过年，日子甜甜。稻草铺得厚，白饭吃个够。这么好的寓意，谁还在乎几把稻草。

父母已用稻草将幸福牢牢地拴在乡村的日子里，一年的辛劳就这样在稻草中完美收场，一年复一年。

时光太快，何止匆匆。生活牵引着我离开了家乡，走向灯火阑珊处，曾经的乡村日子已成记忆。但是那些稻草丰富的旧时光，包括父母的影子，包括不变的年味，依旧浓浓。丝丝缕缕，缠绵心间。



一半书香一半烟火

□李晓

友人老雷在城市里开的简朴书店，已伴随这个城市的读书人10多年时光。

我与老雷的友谊，也是通过书店里的书打开的。这些年，我在老雷的书店进进出出，看着他的青丝染上霜雪，看着他清澈眼眸堆起眼袋。

老雷的书店附近，就是一个菜市场。菜市场里，人声鼎沸，烟火漫卷。有天，我在老雷的书店里翻阅张岱的《夜航船》，一只鸡突然扑腾着来到书店里，后面一个人拿着刀追赶着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逮住它，逮住它！”那只蜷缩在书店里的鸡，最终被持刀人捉住，去了它该去的地方。

在城市里，有两个地方袅袅沸腾着世间鲜活气息。一个地方是书店，它传递着心流漫漫里丰沛的情感；一个是菜市场，它散发着烟火滚滚里万千食物的味道。

作家汪曾祺以写美食闻名于文坛，他是一个地道的吃货，也是一个接地气的烹饪好手。他在逛菜市场时这样写道：到了一个新地方，有人爱逛百货公司，有人爱逛书店，我宁可去逛逛菜市，看看生鸡活鸭、新鲜水灵的瓜菜、彤红的辣椒，热热闹闹，挨挨挤挤，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。

菜市场里，装着一座城市的众生轨迹，撩拨口舌之欲间，不动声色展露着人间气色，市井烟火才是生活的打底。菜市场里，有新鲜碧绿的蔬菜、香气扑鼻的瓜果、活蹦乱跳的鲜鱼和丰满肥硕的鸡鸭。在成都，有一条路叫作春熙路，菜市场里掩映着许多小

吃摊铺，龙抄手、钟水饺、赖汤圆、夫妻肺片、担担面、甜水面、双流兔头、牛肉锅盔、钵钵鸡等，空气中滋滋滋攒动着的美食香味，让人欲罢不能。

同样，在成都这座美食之都，书店也是星罗棋布。5年前，成都荣获“中国书店之都”的美誉，这座都市包容着3500多家书店。林立的书店，闪烁在成都街头高大的银杏树间，让一座都市的暖流熨帖人心，灵魂也有一处归宿的港湾。

一座城市的菜市场，打开一座城记忆的味蕾。那些节日里风尘仆仆归家的人，在一豆灯火下的相聚，舌尖肠胃里享受着菜市场里食材的炖煮蒸炒。食物的气味里也浸润着亲人的体温。而书香漫漫的书店，打开的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内核，赋予漂泊的心灵一个安妥家园。

那年我去杭州，在波光潋滟的西湖畔遇见一家书店，这家书店以丝绸书籍为主题，装修古典清雅，宛如烟雨西湖边徐徐打开的一幅水墨画。我流连于这家书店，看见一幅“读书就是回家”的广告语，纸墨清香中，我伸开手，如大鸟的翅膀扑向书墙，感觉书香瞬间贯穿了我的肺腑，让我面容清癯，双目炯炯。在杭州城里，还有这样的书店，在网络时代的冲击之下，它们如道劲大树的根须，牢牢扎根在这座城市的土壤里。离开杭州的那个夜晚，我在一家书店门前默默鞠了一个躬，向这座钟灵毓秀之城表达诚挚的敬意，它的书香，成为我思念的一部分。

在浙江余姚一家叫梁弄的菜市场，有一个叫陈慧的女菜贩，她在菜市场卖了17年的菜，她喜欢这个连接大地雨露预报人间冷暖的地方。在这家到处都是熟人的菜市场，陈慧被人唤作“阿三”，她的菜铺里，除了瓜果蔬菜，也卖生活角落里需要的小东西：砂锅夹、苍蝇拍、马桶刷、蚂蚁药、做衣服的顶针、打肉的锤子、镰刀、鱼刨子、暖瓶塞、指甲刀、杀鸡刀……菜市场里的人生百态，真实粗粝的生活，让陈慧用文字书写出了两本深受读者追捧的书，一本是《渡你的人再久也会来》，一本是《世间的小女儿》。在烟火滚滚的卖菜生活之余，陈慧租住房屋的窗户可见青山隐隐，涓涓溪水声流进了小屋，也流到了她的心房。上百篇菜市场的故事从她的心房里潺潺流出，她用五味杂陈的生活输入，用不加修饰的文字输出，记录一丝一缕的柔情，记录一点一滴的感动。在菜市场里，“阿三”一块钱一块钱地挣着，在灵魂匍匐的书写里，她一个字一个字地书写着，构成了一个女菜贩丰沛阳光的生活。有一次，“阿三”被出版社拉到书店签名售书，读者们望着这个卖菜女子，手指上是厚厚的茧子。一个在菜市场里谋生的渺小微微之人，在书店里也有着自己写下的书，万千人生都有着闪闪发光的地方。

菜市场，是城市的粗布棉袄，蒸腾着人间冷暖气息。书店，是城市的锦绣丝绸，铺展开人类精神世界的充沛丰盈。两件衣裳披在城市身上，一半书香，一半烟火，散发着最宜人的温度。